

长篇小说

成吉思汗 与 忽必烈

和忽必烈一起听成吉思汗讲一代天骄的传奇

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成为一个真实的传说



丹青
著



译林出版社

长篇小说

成吉思汗与忽必烈



丹青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成吉思汗与忽必烈 / 丹青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447-6332-5

I. ①成… II. ①丹…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88145号

书 名 成吉思汗与忽必烈
作 者 丹 青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苑浩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255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332-5
定 价 4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我曾听过一个漫长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他的故事精彩到足够其他人活上几辈子也不可企及。又或者再过百年、千年，永不可能再有这么伟大的人重生。

——忽必烈

主要人物表

成吉思汗：孛儿只斤·铁木真，统一蒙古各族的大汗。

忽必烈：铁木真之孙，故事的第一人称讲述者。

也速该：铁木真的父亲，被塔塔儿人下毒害死。

诃额仑：铁木真的母亲，弘吉剌美女，原是嫁与赤列都，后被也速该掳来做妻。

赤列格儿：蔑儿乞人，术赤生父，赤列都的弟弟。曾霸占孛儿帖两年。

豁阿黑臣：成吉思汗家忠诚的老奴。

孛儿帖：铁木真的正妻，第一斡儿朵皇后。

札木合：札达兰部首领，与铁木真曾三次结义，后背叛盟约屡次攻打铁木真。

博尔术：“四杰”之一，成吉思汗的左膀右臂。

蒙力克：也速该临死之前托孤之人，帮助铁木真一家人度过最艰难的日子。

阔阔出：蒙力克的儿子，有名的“通天巫”，后因策划叛乱被铁木真赐死。

察剌合老人：蒙力克的父亲，为保护诃额仑母子被泰赤乌人害死。

塔里忽台：泰赤乌人，叛离了铁木真一家，在铁木真少年时屡次派人追杀他。

德薛禅：孛儿帖的父亲，铁木真的岳父。

合撒儿：铁木真的大弟弟。

合赤温：铁木真的二弟弟。

帖木仑：铁木真的妹妹，后夫君被主儿乞人杀害。

别勒古台：铁木真同父异母的弟弟。

合答安：铁木真少年时的恋人，二人失散后于四十岁才重逢。

锁儿罕失刺：合答安的父亲，泰赤乌人，曾救助铁木真。

赤老温：“四杰”之一，合答安的哥哥，后被铁木真封为万户侯。

沉白：合答安的哥哥。

木华黎：“四杰”之一，后被铁木真封为太师国王，独当一面侵略中原。

脱斡邻勒：克烈部老国王，曾与也速该结拜安答，后帮助铁木真攻打各部落。

桑昆：脱斡邻勒王汗的儿子，与札木合策划攻打铁木真。

哲别：神箭手，一代名将，后在征战花剌子模回来途中病逝。

者勒蔑：一代名将，屡建功绩，与博尔术并为“众人之长”。

速不台：者勒蔑的弟弟，铁木真的忠诚部属。

术赤：铁木真养子（长子），为孛儿帖与赤列格儿所生。

察合台：铁木真次子。

窝阔台：铁木真三子，后继承汗位。

拖雷：铁木真四子，忽必烈的父亲。

德撒兰：铁木真的大女儿，后流落中原，临死前回蒙古与父亲诀别。

李惊雨：中原人，德撒兰少女时期的恋人，后因战争惨死。



第一章

时节入深秋后，我就常常梦见祖父。

最清晰的一个画面，是他在梦中叹息，我从未见他拥有过那般落寞的神色。他坐在宾客满堂的蒙古包内，看陪他征战沙场的勇士们喝酒吃肉。那时他已经六十五岁了，因为患了咳症被嘱咐不能沾酒——但蒙古汉子都爱喝酒，酒能使人把最想释放的自由放大，也能让人变得勇敢和兴奋，所以对于祖父来说，这忍耐无疑算是一种巨大的折磨。座上喝醉的人们皆是兴致高昂，嗓门极高，把平日里想说的话全都纷纷倾吐，只是，作为举座唯一不能喝酒的人，祖父为自己旁观者的身份而黯然。他转头面向我，嘴角扬起一丝不易觉察的苦笑，口中说，太清醒真是让人不知该如何是好。

醒来我知道那是梦，因为祖父已逝去多年。当年我跟随他左右时，不过是十岁左右的孩童。如今我常常会想，这些梦境会否是一个提示？它提示我有些往事不应该悄然湮没，我将成为一个填补空白的叙述者，告诉你们一个真正的成吉思汗——他并非野蛮的征服者，他所创造的伟大胜利，自然也不是依靠兵马众多而得到的。

但要讲述一个真正的他，究竟该从何说起，对我而言也如同一次征途，这征途漫长而混乱，需要重新铸造和慢慢梳理。

祖父西征的第七年回到了蒙古草原，当时因为西夏背盟，太师木华黎抱憾而逝。祖父听闻他的死讯，不顾众人劝阻，六十四岁仍坚持亲征西夏，未料却在途中围猎受伤，高烧不起，身体状况愈加糟糕。即便如此，他仍不愿退兵，坚持与西夏的战争，直到西夏王被迫派使者求降，

他才终于收手。后来他告诉我说，即便在收到西夏君主姿态卑躬的降书那一刻，他的心仍无法平静下来，但六十四岁的成吉思汗已不是九岁孩童，他早已熟稔大局为重的道理，将自己锤炼得千般隐忍，再不是把仇恨的外衣披在身上的可怜虫。西夏之战后，祖父的身体一直未能恢复，他决定留在六盘山休养，整顿过后重新行路。

六盘山地势陡峭，山脊高扬，层峦叠嶂，姿态磅礴雄伟，高山上有大片松林，其余皆为草地。初次跟祖父登上山峦，我便大吃一惊，远眺前方，只见朝雾弥漫，云海苍茫，乔木极尽之处，是深邃宽阔的空茫。时节已近深秋，山顶呼呼生风，我觉得非常寒冷，不禁冻得直打哆嗦，祖父却显得非常精神，他拍拍我的肩，有点不满我的虚弱，嘱咐我说：“忽必烈，你要快些把身子练强，蒙古男子有几个像你这样弱不禁风？以后要常来山顶吹吹风，你身体实在太弱了！”

我为自己让祖父失望而感到羞惭，暗暗下定决心，一定得谨记他的话，好好锻炼身体，成为真正的草原雄鹰。

接下来的两年，我们就留在这湖畔生活。这里的天地清澈无双，春天绿树繁花，夏时清爽宜人，秋季红叶漫山，冬时雪尽遍野，生活久了真是难舍难离。祖父再也没有跋足远征，他将行营安扎至此，余生一直留在这里，直到死亡降临。

我是那两年中始终陪在他身侧的人。

祖父后来跟我讲述他坚持亲征的缘由，他说他是为木华黎而战。太师木华黎是祖父麾下最得力的重将，他跟随祖父戎马一生，屡屡征战，当年曾和博尔术一起被誉为成吉思汗的“左膀右臂”，分别命为左、右万户。木华黎出征讨金之时，祖父郑重地将象征汗位的大旗赠送给他，授予他发布号令指挥大军的重权，并对他说：“太行以北，我自己去经略，太行以南，由你去尽力吧！”自此，祖父把蒙古主要兵力转战西方，而攻克金朝的重任，则全权交给了木华黎。

“我一生最信任的人，我的兄弟。”这是祖父心中的木华黎，这简单的一句话，足可以证明木华黎在他心中的地位和两人之间的深重情谊。

木华黎幼年时是地位卑贱的奴隶，却以超凡的睿智得到祖父的赏识，从此跟随祖父身畔冲锋陷阵，无数次征战沙场。他沉毅多才，有勇有谋，披甲执锐四十年，东征西讨屡立战功，终于成为闻名于世的军事统帅，没想到会太早离世，留下功名难纾的遗憾。

祖父一直称赞木华黎的用兵之术，说他勇敢智慧，犹如天助，我却不以为然，在我看来，祖父胜过木华黎太多，他才算得上是非凡的作战大师。祖父的骑兵急速如飙，劲如山压，个个能征善战，敢于流血拼搏，要知道，成为这样的骑兵和勇士并不是很困难——困难的是，如何成为这些英雄的领袖。

祖父以恢宏的气度锻造出精神之光，以开阔的胸襟赢得人心，以公正无比的态度统御这每天都在膨胀的帝国，他凭借高度的智慧将指挥艺术发挥到极致，开创出无人能及的辉煌业绩。在我眼中，包括所有蒙古人的眼中，铁木真都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他是当之无愧的神。我以为祖父对自己的完美肯定毫无疑问，却没想到他遗憾地告诉我，他摧毁了太多城池，这是他永远的污点。他站在广阔嶙峋的山顶，眺望着远处，平静地对我说：“除了摧毁，更多的是应该建设圆满，应该带领整个蒙古族强大起来。”

在他的平静和沉稳之中，我没有听到气壮山河的雄心壮志，不由觉得失落。他说他已经老了，不可能再有征战沙场的岁月，现在静下心神的岁月，才能使他好好地领悟过往，他认为过去的征服只是一种粗鲁的融合，并不能算是完整的汇聚。我用殷切的眼神望着他，希望能看到魄力非凡的坚定，但没有，他依旧平静，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叹息说：“忽必烈，如果有一天你强大起来，希望你能记得我的话，我做不到的，只能寄望你来完成。”

祖父说起这些话的时候，我已经熟练学会了教我的骑马、摔跤、弓箭和兵法，他把我从虚弱少年调教成小小勇士，可即便如此，我依旧惶惑不已，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接替这项重任。我的父亲拖雷是祖父最小的儿子，也是他最喜欢和疼爱的儿子，所以我疑惑地问祖父：“那些事

情不是该父亲来完成吗？”

祖父闻言微微皱了皱眉头，摇头叹息一声，没再说什么。后来我忆及此事，明白了祖父当时的遗憾，按照我们蒙古人的习俗，最小的儿子是守灶的，不能继承王位，祖父当时的忧虑应该便是源自于此。

六盘山行营的天气晴丽之时，祖父常带我一起出游，清晨可以看见绚烂迷人的朝阳，日间可以领略碧野无垠的广阔，夜晚可以欣赏神秘的皓月繁星。在亲密的相处之中，祖父传授给我很多知识，我从他那里学到诸多关于用兵的策略：兵士需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既要学会野战，也要坚守攻地；面对敌人时不仅要善于利用矛盾，还要联此击彼各个击破；与敌对垒之时，要扬长避短巧施诈策，多路出击迂回突袭；陷入僵局之时，要避实击虚，速战速决……

两年的时光匆匆而逝，看似非常短暂局促，却足以让我了解到成吉思汗军团是如何艰难崛起，又是如何以迅猛之势统一蒙古高原的惊心动魄的往事。祖父用清淡的语调缓慢讲给我，却掀起了我内心辽远的意志。

起于灾难，终于卓越，戎马倥偬，征战终生的成吉思汗——我的祖父铁木真，他的故事要从哪里开始呢？此时此刻，我才终于找到了起点：无可非议，他的功绩有源于他的降临，他的降临离不开那个同样需要牢牢铭记的名字：也速该。

也速该是铁木真的父亲，他为人刚烈，志气非凡，却生不逢时，一路坎坷。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仑出生于弘吉剌部，她与也速该的缘分颇为奇妙。当时也速该正在斡难河畔打猎，正好遇见她出嫁，诃额仑要嫁的是蔑儿乞人赤列都，按照当时的风俗，娶亲的人须先在娘家行礼，之后再赶往夫家。所以诃额仑与新郎在娘家拜了成亲礼节后，才赶往蔑儿乞部族，娶亲队伍经过斡难河畔的时候，赤列都心里顿觉有些不安，因为这是乞颜人的领地，他生怕会出什么变故。

与也速该在一起的是他的两个兄弟，哥哥捏坤太石和弟弟答里台，三人以猎鹰为趣，正在打发时光。目力不凡的也速该，从远处就看到了美丽的诃额仑，她的脸孔隔着影影绰绰的轿帘映入他眼中的瞬间，就像

是投掷在一湖清影里的石头，瞬间便使他乱了心绪。

“兄弟们，我要把那个女人抢过来！”也速该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使身边的兄弟受惊不小。他们可从没见过也速该这种急迫的样子，要知道，别的部族也不缺少年轻的姑娘，也速该却一个都不放在眼里。

“你说真的？”捏坤太石不太相信地问。

也速该神情严肃，掷地有声地说：“没错！”

车马越来越近，捏坤太石也看出了车上的女子是罕有的姝丽，他拍了拍也速该的肩膀，笑呵呵地说：“好哇，只要你喜欢，我一定帮你抢过来！”

“答里台，你呢？”也速该转头问。

答里台多少有点儿迟疑，但在追问之下，也很快点头。也速该得到了支持，立即摩拳擦掌起来，催马便赶上前去，直接横亘在赤列都的迎亲队伍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这突然跃出的三条大汉，不禁使赤列都心里一阵发慌，他虽害怕，表面上还得装作镇定，回头指挥迎亲队伍：“快转头，撤！”

大家慌慌忙忙，赶紧掉转了车马向斜后方驶去。那儿是一座小山，往上行路多少有点儿艰难，赤列都心急如焚，转头一看，也速该兄弟三人已经催马紧紧追来。车上的诃额仑看出时局不对，问赤列都：“发生什么事了？”

“你躲起来，不要出声！”赤列都紧张地叮嘱她，额头上已经冒出了冷汗。

诃额仑从车里探出身子，转头去望来势汹汹的也速该三人，已意识到即将发生什么事，她平定心神，对赤列都说道：“这三人来者不善，看他们的样子，很可能会杀了你，赤列都，别管我了，你快些逃命吧！”

“我怎能丢下你！”赤列都说。

说话间也速该三人已逼近马车，赤列都虽是舍不得新娶的娇妻，却清楚以自己的能力定是不敌这三人。他慌慌张张下马，眼见自己迎亲的队伍被也速该打得落花流水，有些想冲上前去，又被怯懦压制住了步伐，

不仅不敢上前应对，更是顾不得诃额仑了。他见战势对自己非常不利，顷刻跃身马上，快马加鞭地逃走，一阵风似的沿着斡难河河谷跑远了。

“也速该，新郎逃跑了！”捏坤太石望着赤列都狼狈逃窜的背影，笑呵呵地骂了一句，“真是个没用的脓包！”

眼看迎亲的人死的死、伤的伤，捏坤太石招呼道：“答里台，咱们去追那个逃兵！也速该，带着你的战利品先回去吧！”

也速该高高兴兴地亲自去给诃额仑赶车，捏坤太石与答里台则打马直追赤列都，但追过了七道岭也没有追上赤列都，只得叹息着掉转马头。捏坤太石口中戏谑地说：“这人胆小如鼠，不敢与咱们正面较量，逃命倒是逃得像一阵风！”

“他应该是害怕吧，知道不逃走的话，一定丧命于此。”答里台接话道。

“咱们快回去吧！”捏坤太石的兴致高昂得很，乐呵呵地说，“这次终于能喝到也速该的喜酒啦！”

与捏坤太石的喜悦相比，答里台多少显得有些忧心忡忡，但他什么都没说。

关于也速该的抢亲，这算是我们蒙古族最古老的、不成文的传统，抢亲者向新郎挑战，若是新郎无法打败挑战者，就不能带走他的女人……也速该本以为可以跟新郎之间来一场勇士间的较量，却没想到那个赤列都如此胆怯，宁肯带着恨意灰溜溜地独自遁逃，也不敢奋不顾身地放手一搏。

——就这样，命运的转盘发生了逆转，诃额仑瞬间就从赤列都的新娘，被迫变成了也速该的妻子。

也速该带着掩饰不住的得意，携着美丽的诃额仑回到了乞颜部落。他年纪不小了，已经有二十八岁，这在草原早应该是拥有儿女的年龄，他之所以耽搁到现在还未成婚，就是因为心气高。早在之前，也速该就暗下决心要娶弘吉刺部的女子为妻。要知道，弘吉刺部是盛产美女的地方，那里的姑娘个个出落得如花似玉，只有娶到一位貌美无双的女子，他才觉得是遂了心愿。

这一次，也速该终于如愿以偿了！他得到了弘吉剌部最美丽的女子，这一切恍若梦境一样，他亲手赢得了这场战争，却在取得胜利之后晕乎乎的，犹如喝醉了酒——他望向诃额仑的第一眼，就觉得自己找到了命定的爱情……而这爱情带来的晕眩，是比马奶酒还要醉人的香醇。

“瞧啊，她可真漂亮！”

“我至今还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人，她的眼睛比草原上的白云还纯洁，脸蛋比绚丽的晚霞还迷人！”

“也速该，这次你真是走了好运啊！”

回到营地后，族人们纷纷向也速该道贺，听着大家赞美着诃额仑的绝色容颜，也速该心里美滋滋的。然而诃额仑却是有苦难言，心怀芥蒂，回去的路上她始终低头不发一言，双手牢牢地抓紧自己的衣裙，强撑着不让自己掉下一滴眼泪。

一心沉浸在喜悦中的也速该，并不知自己抢亲的举动已经掀起轩然大波：一些人为他欢喜，一些人带着艳羡，一些人抱着看笑话的心情，另有一些人，例如俺巴孩汗的孙子塔里忽台，则是唯恐天下不乱，尽说风凉话。

乞颜部落有许多家族，但是最为鼎盛的当属三个：主儿乞家族、孛儿只斤家族和泰赤乌家族，也速该是孛儿只斤家族的勇士，塔里忽台则属于泰赤乌家族，他向来跟也速该不太对路，也嫉妒也速该备受推崇的地位。每每被也速该抢了风头，塔里忽台内心的妒火就升腾一寸，那些烈火简直要把他给炙烤了似的，使他的双眼时刻都蒙着浑浊的尘灰。

“瞧瞧，也速该又干了什么好事！他居然犯了这种致命的错误，领了一个不祥的女人回来！”塔里忽台阴阳怪气地在人群中叫嚣着。

年老的长者察刺合听闻此言，转头问塔里忽台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塔里忽台冷哼一声，轻蔑地说道，“也速该带回来一个祸水！你们想想，他害得蔑儿乞人颜面尽失，从此以后咱们能平安无事吗？”

“那个男人要真是个汉子，就应当誓死保护妻子，他肯放弃女人独自逃走，就要心甘情愿地服输！”察刺合说道。

“亏你活了这一大把年纪，见识就这么短浅吗？蔑儿乞人向来跟咱们势不两立，也速该而今做了这种事，不明摆着是招来灾祸吗？”

塔里忽台的挑唆使察刺合很不满，别人都念着塔里忽台是俺巴孩汗的孙子，对他多少有些敬畏，察刺合却一直看不起这个小肚鸡肠的家伙，所以轻蔑地说道：“你的祖父骁勇善战，光明正大，要是他活着，肯定也会为也速该祝福的，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不过是个平庸之辈，无法成为巴特儿，就只会像只母鸡一样咯咯地叫！”

察刺合的话使塔里忽台羞红了脸，老人的这些讥讽正中他的要害，要知道，塔里忽台虽然是俺巴孩汗的孙子，却并没能成为乞颜部族的首领，当初乞颜部推举首领大会的时候，高高站在人群中的英雄是也速该！那个总是抢走他的风头、让他嫉妒和羞愧的也速该！

塔里忽台带着怒气，灰溜溜地走了，其余的人仍在欢呼着，他们口耳相传着喜讯，一时之间，也速该带了个女人回来的事情在乞颜部族炸开了锅，在他们的心中，这简直算得上自家最鼎盛的大事。

族人之中当属豁阿黑臣最为兴奋，她是也速该家的老奴，自幼看着也速该长大，她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因此看到诃额仑的时候，这位老妇掩饰不住脸上的喜悦之情，牵着诃额仑的手将她迎进帐内，嘴里的话就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她问诃额仑：“你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

诃额仑本不想回答，但这壮硕黝黑的老妇目光中的柔善使她不由得放松了许多。豁阿黑臣虽看起来粗鲁的模样，言语却是不失温和，因而过了很久，诃额仑还是打破了沉默，谨慎地回答了她一句：“我叫诃额仑。”

“哦，诃额仑，多美的名字啊！从此以后你就是也速该的媳妇儿了，老奴我真高兴，我的名字叫豁阿黑臣，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好啦。”

诃额仑低头不语。豁阿黑臣虽外表粗莽，内心却细腻如发，她怎能瞧不出诃额仑的心事？豁阿黑臣抚摸着诃额仑的头发，像个温柔的母亲那样，诚挚地对她说：“诃额仑，你已经来到了这儿，此后就是也速该的人了，一切都像顺流的河水，不可能在瞬间逆转，你也知道，南飞的大

雁是不可能再掉头向北的，撒开了缰绳的马儿，也不可能因为一句召唤就跑回来。”

“您的意思是——”诃额仑抬起头来，睁大清澈的眼睛望着豁阿黑臣。

豁阿黑臣微笑说：“你这么聪明，怎会不明白老奴的意思呢？为今之计，你只能忍耐顺从，认清眼前的时局……老奴是看着也速该首领从小长大的，他是个善良、义气、勇猛的英雄，多少姑娘想嫁给他，他都看不上，单单就喜欢上了你！只要你愿意全心全意侍奉他，他就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豁阿黑臣的一番话，使得诃额仑紧绷着的脊背稍稍放松了些，她垂下僵硬的双肩，脑海中的思绪仍是起伏万千。此时此刻，伤害她的，已不再是也速该突然的掠夺，而是一个背影——赤列都狼狈逃窜的背影，他真的就那样丢下了她！甚至都没有回头再多看一眼！莫非，这就是她一直相信的爱情？多么不堪一击！

这一边，也速该正在跟族中的亲戚们商议着，他兴冲冲地说：“我要娶她，要马上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

“这是理所当然的，首领！”

“是啊，大伙儿都等着喝您的喜酒呢。放心吧，这些事交给我们就好了！”

一位老妇说：“按照咱们这儿的的风俗，新娘是必须从女家出嫁的啊！她可是半路抢来的，行礼的时候到哪儿去接她呢？”

善良的老人察刺合提议说：“让她从蒙力克家出嫁吧！”

蒙力克是察刺合的儿子，他的妻子是非常好客热情的女子，也速该与他们相处得一向不错，老人的善解人意使他非常感激，所以忙不迭地点头应道：“好，就这么办吧！”

说话间，也速该已安排了人送诃额仑去了蒙力克家的毡房，他已经迫不及待要让诃额仑成为自己的妻子，所以下令说：“大伙儿忙起来吧，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晚上就举行我的婚礼！”

于是，当晚的乞颜部族举行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人们杀牛烹羊，

摆好了桌席，准备了一坛又一坛马奶酒，并将篝火燃烧得无比旺盛，整个部族带着浓重的喜庆气息。

诃额仑面无表情地坐在蒙力克的家中，蒙力克的妻子充当梳头的额吉，把诃额仑打扮得鲜丽动人，豁阿黑臣在一旁看得直咂舌：“真美啊！真像是从天上下来的仙女一样！”

“比也速该的祖母还美么？”蒙力克的妻子一边给诃额仑做着最后的妆点，一边同豁阿黑臣聊天。

“算是旗鼓相当吧，也速该的祖母年轻的时候就跟诃额仑现在一样，也是数一数二的美人！弘吉刺部的女子，哪一个不是绝色容颜！”

豁阿黑臣的话引起了诃额仑的兴趣，她打破了沉默，询问豁阿黑臣：“怎么？他的祖母也是我们弘吉刺部人？”

“可不就是嘛！”豁阿黑臣笑呵呵地说道，“所以也速该才发誓要娶弘吉刺部的女子为妻！你呀，就是长生天给他送来的意中人！”

豁阿黑臣的话语质朴直白，却总有能打动诃额仑的力量，不知怎么回事，慢慢地，也速该的形象在诃额仑的内心高大起来……她说不上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她不是该恨他么？他破坏了她的人生，极有可能就此毁灭她的下半辈子。她本该咬牙切齿地厌弃他的，可是却因为赤列都的决绝遗弃在先，对也速该怎么都恨不起来，反而有了想要了解他的冲动。

族中男女老幼都换上了难得的盛装，为了庆祝这特别的日子，他们簇拥着，跟随也速该迎亲的队伍，一起拥到了蒙力克家的毡房门前，把蒙力克的家门围了个水泄不通。

“让一让！大伙儿让一让，也速该来啦！”不知谁高高地喊了一嗓子，大家马上自动地让开了一条道，转头一看，也速该精神焕发地坐在骏马上，穿着干净华丽的衣服，看上去英俊又硬朗。他身后背着弓箭，映照着黄昏最后的晚霞，像是凯旋归来的英雄——不，他本来就是他们的英雄。

在我们蒙古族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婚俗，称之为“闭门不纳”。新郎须全身穿着新装，骑高头大马，身后背着弓箭，在数十亲友的随同下驰马来到女家的帐篷外，女家则要闭上门，做出不让进门的样子，男方须再

三请求叩门，女家才能开门迎客。所以每当有人结婚，大伙儿最喜欢看的就是这个步骤。

“开门哪！迎亲的人来啦！”闹亲的人们渲染着气氛，不停地拍打着毡房的门，他们的笑声此起彼伏，让人听着就觉得喜庆。

蒙力克的家里从来没这么热闹过，他的妻子忍不住笑开了花，拉着诃额仑的手说：“让他们闹去吧，你待会儿再出去！”

豁阿黑臣可忍不住了，她才不管那些烦琐的礼节，如今她护主心切，只想赶紧把诃额仑送入也速该的怀中，所以她赶紧跑去给也速该开门，还转头催促诃额仑，口中嘟囔着：“快走吧，别再耽误时间啦！”

门开了，诃额仑看着跃马而下的也速该，他显得那么兴奋和喜悦……是的，他比赤列都好看些，算得上是美男子，肩膀宽阔，身材颀长，若不是因为早与赤列都定亲，没准儿她见到他第一眼，会情不自禁地萌生爱意——但是，现在她是被抢来的呀！

诃额仑想起了不久前的那场婚礼，当时赤列都带着人去迎接她，向她的父母拜献哈达。当晚在篝火旁，父母设了全羊席招待众人，姐妹们围坐着护卫她，亲友们和赤列都彻夜喝酒，是多么快乐又祥和的场景。她带着羞涩与期待，幻想着自己婚后的生活——那些情景历历在目，刺痛了她的心。

诃额仑满怀着心事，由着也速该牵起自己的手。他策马带她走向他的毡房，那儿摆满了宴席，飘着浓浓的马奶酒香。

诃额仑能感觉到也速该手掌的力度，他的手心长满厚厚的老茧，拥有着不容忽视的力量，但她察觉到他的掌心里还渗出细密的汗水，这让她觉得非常惊讶。她忍不住偷偷地瞥了也速该一眼，望着他坚毅的侧脸，心中猜想着：莫非他是紧张吗？这身经百战也不惧的勇士，在这种时刻也会紧张？

在察刺合的唱诵下，也速该与诃额仑跨越篝火，跪拜在地，察刺合说道：“长生天见证，从此刻开始，你二人就是夫妻！”

人们欢呼雀跃，绕着篝火跳舞，大口大口地吃肉，大口大口地喝酒。